



水滸傳
卷十一至十四



遠東
2339
4



門入通21楷
2339
卷 4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
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
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

卷十一

貴在

出格親熱却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
 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
 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
 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況於衙內文中
 又要分作兩番敘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
 在高府今叙高府則要炤林家叙林家則要
 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
 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

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
 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
 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
 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
 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
 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
 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閱武坊賣刀大漢自

身○入○白○虎○堂○
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
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兩○峰○
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
無○以○為○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為○要○
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
將○答○是○誰○為○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
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
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

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
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
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
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
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入○箇○
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酸○都○盡○蓋○為○藏○却○衙○
內○則○立○刻○蓋○粉○不○藏○衙○內○則○卽○日○蓋○粉○既○怕○

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解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

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

張三李四又不肯近

前來莫不要攪酒家那厮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

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是菜園風景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

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若漏此句便是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凡作史最

易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此書定不肯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智深叫道都來解宇

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計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

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
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雖是實話然亦罵相國寺不小今日我等

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
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得人多因此情愿出家

二事不相蒙合成快語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

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
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啞啞連聲
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

此句極易漏此偏不漏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

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
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

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

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

智深大喜嚀到半斟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

拍手的也有笑的是箇潑皮酒席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

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奇文怪想突如其來衆人有

第五十卷十一
第子才子書
誤入白虎堂
叩齒為禳不知

加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始於何時乃此

時已有之然定是潑皮教法非士大夫所宜有乃今此法通行上下為之一笑○赤口白舌八字成

文其中無有而其外雖然凡道家經集皆爾不足覽也智深道你們做甚麼

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

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

箇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

拆了那巢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

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

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

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老鴉叫第二層是叩齒咒之第

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是尋梯上去第五層是看第六層是要盤上去只一箇拔垂楊凡用六層層

折方入相一相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細作正

句行文如畫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

却把左手扳在上截把腰只一趁寫得有將那株

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

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

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

演武使器械忽然透入明日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

日爲始忽然把明日變做十數日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

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許他使器械只看過了數日省智深尋思道每日

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

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

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餘矣記之天氣

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

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

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

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今只得使拳而已好潑

皮記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

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

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特地將禪杖在此處喝采

一番便覺前後皆精神百倍

智深接過來聽聽的使動渾身上

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

得活泛。

二字是作文妙訣使棒亦然耶

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

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

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

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髻環身穿一領單綠

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獬尾龜背銀帶穿一對

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生的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

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

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

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

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

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

麼

定問

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

答得不同只爲

殺得人多情願為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

尊林提轄聞處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為兄何

也然稍遲則胡可得也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道此林冲答

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應林

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

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

深道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

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為弟兄十分好了

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

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

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

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

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

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

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

拿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句景胡梯上

一箇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板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奇峯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本是叔伯弟兄却

與他做乾兒子

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

因此高太

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開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

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

那高衙內寫英雄在人廊廡下欲衆開漢勸了林

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

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

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捨入廟來筆勢

如火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看此一句便寫得

然萬人碎易林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白妙不管青

來厮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

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木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

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

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是可使何不可

林武師無可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

他甚鳥本官太尉與甚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

他喫酒家三百禪杖了夫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

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是本

林冲事却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做了智深

林冲勸魯達真令人破涕為笑奇文奇文

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魯達語令諸衆

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

他○理○會○醉人發怒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智○深○提○

着○禪○杖○道○阿○嫂○不○嫌○唐○突○休○怪○莫○要○笑○話○魯達每

得○意○語○阿○哥○明○日○再○得○相○會○便不捨得一月不會

嫂一句阿哥中間二句文無次第智○深○相○別○自○和○

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

只○是○鬱○鬱○不○樂○按下一句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

開○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

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

開○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

數○內○有○一○箇○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

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

中○間○坐○每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亦定要學樣喚作書房那○富○安○走○近○前○去○

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

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

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爲太尉兒子周旋不得心此句便似曾不見女娘三家村小兒也

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

調和他不繇他不肯小開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

承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

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此句次

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

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謂世人且說林冲連

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四字隨中有鬼何也蓋一路叙衙內設計作者手筆

此極矣不能更折到魯達一邊去夫林冲出門而不尋魯達然則林冲為何如人哉計無復之而竟

公然下一筆云懶上街去便將魯達許多棘已牌手推過一邊乾乾淨淨自非老筆何以有此

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

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

望兄數兄字可發一笑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

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盃解悶林冲

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眼

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特說家去林冲娘子赶到布

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又分付一句挽上連日氣悶回合有情引下快

來看視波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開走了一

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

却不去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

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叙說

開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

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

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發憤作書之

不虛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

及得兄的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不如

者知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

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

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

了來此等皆作者筆力所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

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筆捷如

寫急事其筆愈寬子弟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

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

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

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

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啣酒只見教頭一口氣

不來便踵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

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

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這家誰家只

到陸家便失却當時情景不少也上至樓上只

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人報官人氣塞

箇官人氣塞死在樓上矣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

獄廟裏囉哩娘子的前日見為真後來

耳中雖聞是高衙內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

也在此時呼不及矣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

人只聽得在因此我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

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

人入去啣酒因此特奔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

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絕請三步做一步跑

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有此一句

兩箇字只聽得娘子叫道只聽得妙妙急殺此時

發急矣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

聽得高衙內道又聽得妙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

鐵石人也告得回轉衙內口中下此言見相求已

非一語也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

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只顧來三字神

夾帶衙內無數囉哩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

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

被這厮點污了此一句若在神間氣定之時便必

句正寫林冲氣急心亂也不然則將夫妻相見竟

也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

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用鄰

門補寫上文女使錦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三箇人

一處歸家去了歸去疾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

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樊樓迅疾也不見了却

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又來到陸不見回家林冲

自歸又回娘子勸道只一勸字寫娘子貞良如見

死要丈夫我又不曾被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

道耐這陸謙畜生厮趕着稱兄稱弟為上文幾

哭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内也為報仇也昭管着他

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好林冲又好娘子真是壯夫良

婦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内亦不敢回家林冲

連等了三日省文也却並不見面四箇字放出後

寫得駭人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

他寫得精神白日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

林冲家相探突然接入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

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遲一刻不做

訴昔作者特地畱筆也林冲答道小第少冗不曾探得師兄

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

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開籠一遭市沽兩盞如何

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

日相會帶過明日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

這件事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林冲便有閒筆去太尉府中叙事此作書之法

不然頭頭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

啣了那驚跳精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又寫此一句見人家

子弟原好都因此被小人教壞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

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

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

說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能教得他又啣他那一

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月性命難

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歹

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突然下此

日之讖不嫌突然者蓋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

看衙內病證又添出一箇老都管何也寫陸謙富

何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

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

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

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教得他老婆和衙內在

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
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
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
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證却害林冲的老婆
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
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
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句因為
他渾家怎地害他句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

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句却怎生是好句惡人

初念未必便惡却被轉念壞了此處特地寫箇樣子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

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
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
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
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
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

把這件不記心了一重欄那一日前文才于不虛

也兩箇同行到闕武坊巷口映耀名與寶刀見一條

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

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陸謙畜

理論之一刀豈足惜哉若以才情論之真堪引而與之痛飲只如安排計策却是賣刀何等奇絕偏

又是抓角頭巾舊戰袍又插箇草標兒口裏自言

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驚心刺

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爽此一句筆墨淋漓

極之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

倒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又爽此一句筆墨淋漓

法亦倒轉句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

沒一箇識得軍器的其辭漸繁林冲聽得說回遇

頭來寫得淋漓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

晃的奪人眼目淋漓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

來看疾那漢遞將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

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失口道好刀疾你要

智深見刀偏不

開口者
非不識
買刀為
讓林冲
是本文
主人也

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

值是值二千貫寫林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

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

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叙極忙事偏林

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疾金

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極忙

用一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

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

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只別魯達一筆亦不林冲

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

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

來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却不任筆重又問起寶

冲愛刀之至為下那漢道小人祖上畱下因為家

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

血淚迸出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只七字林冲

再四字來也不問只六字妙絕只六字收拾得淋漓無限一句七字一那漢得了

此段凡
兩段一
段五句
在林冲
口中寫
出愛刀
一段三
句在林
冲身上
寫出愛
刀

第五才子書 楔入白虎堂 三三 貫通堂

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

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句一高太尉府中

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憑二句却不道任

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句三今日我也買了這

口好刀句四慢慢和他比試五句自言自語自疼

折妙不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句一夜間掛在

壁上句二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句寫得次日

已牌時分句一早晨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

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

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又是

甚麼多口的報知了朱子曰其辭若有憾兩箇承

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點出四月初句不因

了一早晨刀衣裳都不服穿寫拏了那口刀隨這

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

只從開處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叅隨却早來到

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

第五才子書 卷十一 二四 貫通堂

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

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寫一句立兩

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

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寫

句景○只見欄杆者言未到堂中只在簷兩箇又

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

去稟太尉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擎着刀三字作

要寫得其狀如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

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

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林冲猛省道疾這

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

禮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

面入來奇文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

尉筆筆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執刀二字作太

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

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

貫通堂

第五才子書 楔入白虎堂 三五 貫華堂

上入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

必有歹心此句又援前文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

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

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

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

我拏下這厮却早兩箇八十萬禁軍教頭被害了也說猶未了傍邊

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

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

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

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

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

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貫華堂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猪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承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

衙未退

二字好似陞堂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

在堦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羸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獄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

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且叫與了回文

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

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雖無孔目唐突府尹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

之理然自是快語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

句上承下不接妙絕快絕言高府但有人小小

中則多犯彌天之罪耳應殺應剮耳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

他家官府小小字妙觸犯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

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

箇無罪的人快人快語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此語

得林冲死罪然一有此語便如今着他招認做不

入不得林冲死罪矣妙筆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

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

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

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

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

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

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

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特特註二人

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此

非鄰舍情重亦非林冲有恩只為便於後文寫休書耳并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

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

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

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

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

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

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个愛嫁

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

半箇兒女為後文省手也却於林冲口中叙出曲曲人情未曾面紅面赤

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

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

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

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

一路翁
一堵往復
一妻妻側
一側祭十
一三郎文
一與琵琶
一行兼有

鄰在此始知前文先叙鄰舍筆法之妙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

竝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

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

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

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

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

兒細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

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教休要憂心都在老漢

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

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

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

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

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筆妙林冲道若不依

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

聚截鐵語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

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截鐵語一路翁婿往復

各用一句截鐵語收之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

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如道是東京八十萬

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高衙內者故

竟云重罪不云其他情節也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

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

自行情願即非相逼句句出脫衙內此數句本老生嘗談耳用來恰字字如

錦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昭年月日林冲當下看

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模

高林冲斬頭瀝血見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

機生智令人淚落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

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又林冲

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

山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為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

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

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高衙內也

却不直說高衙內蓋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為林冲悞了賢妻

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見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無語都是張教頭說

情景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

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

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聽他放

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

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子口中說故都借張教頭出之

那娘子聽得說有筆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有筆

馬錦兒

力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

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

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

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從鄰舍二字張教頭

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斷見你的老

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將重

此句特特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萬煩

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

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了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中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

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任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腳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

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侯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

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凡公人必用兩箇爲一夥便一箇好一箇不好蓋起發人錢財都用此法切勿謂董優於薛也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會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

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

方便薛霸道肯一箇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

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也今人以死博名類如此矣

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

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焰願俺處薛霸賊既得隴

又望蜀寫小人如畫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

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

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

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

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

十兩金子相謝小人語○作者務要寫專等好音

好音二字用得可笑可惱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

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

三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

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

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

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平如金似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一箇不好不曉

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一箇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做好路上喃喃呐呐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可憐

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

一路董

二人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

薛二人

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

忽然是一箇忽

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

裏。爲明日地也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

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

侍公人，那會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

倒嫌冷，嫌熱，都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

箇。二人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

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一人薛霸起來，

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

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箇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朶并索兒却是麻編的惡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惡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二人又合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箇走便快走不走便大

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箇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嶮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

反是董超發科。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

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在後我也走不得了。且

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

裏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

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道。二人行一步等一步

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曲曲而來

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二

事如何閉得眼却偏用從地下叫將起來。奇文林冲

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二人俺兩箇正要睡

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

以此睡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林冲答道小人是

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一那

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方說縛其

用筆之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

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

的綁在樹上。一箇同董超兩箇跳將起來轉過身

大關野豬林

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

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密人也此處却說出

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

金○印○回○去○回○話密語也此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

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此却

知識語細思之當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

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着惡人殺人人又怕其

笑○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話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

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四字寫盡英便○道○上

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

救○得○小○人往日無讐二語非惡其殺之辭也正

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話謂之閒話為之絕

倒○臨○死○求○救○是○閒○話○前○日○所○云○太○尉○要○你○我○死

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

上○劈○將○來一箇林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

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十三
大關野豬林
貫華堂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十三

聖歎外書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為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為
雲霞。何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
然為章也。在地而為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

第五才子書 卷十三 貫華堂

轉○百○合○爭○流○競○秀○宵○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為○
 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依○
 英○安○瓣○依○瓣○安○鬚○真○有○如○神○鑊○鬼○簇○香○團○玉○
 削○也○在○鳥○獸○而○為○翬○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
 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黑○黑○又○入○
 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
 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
 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

山○川○不○必○宵○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
 萼○不○必○分○英○布○瓣○而○醜○如○柶○拙○翬○尾○不○必○金○
 碧○間○雜○而○塊○然○木○鳥○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
 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
 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
 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為○
 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煙○坑○阜○柶○拙○木○鳥○也○
 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爾○卷○之○未○許○傳○

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突然

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肯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叙林中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

深○一○邊○暫○時○閑○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
 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
 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叙○還○而○又○不○肯○一○直
 叙○去○又○必○重○將○林○中○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
 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
 一○邊○再○加○筆○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
 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

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
 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却○禪○杖○去○後○林○冲○無
 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
 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
 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瓜○真○極○奇
 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
 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

第五才子書之棒打洪教頭
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
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
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
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
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
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
時時擠出兩箇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

一一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
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應落自成諧笑此所
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
又有以遠爲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
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
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
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

凡如北者皆所謂在天為雲霞在地為山川
在草木為花萼在鳥獸為翬尾而水滸傳必
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
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
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
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

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

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

二可嘆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

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賄自商

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

人在店而兩人賄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

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

語相惜但云你没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

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為
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
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穢君子亦更不於此
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
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
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
兩亂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
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

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
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
淡之甚也兩箇公人亦賣發五兩則出門時
林武師謝兩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即
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熱鬧也差撥之見
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
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干
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

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管差撥又落了五
 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
 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指蝨偷脚比比然
 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
 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即無事不可周
 旋無人不願效力也滿營因林冲救
 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
 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為美談信乎名以銀
 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尚不閉門學道而
 尚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為不知時務耳豈不
 大哀也哉

此段突
 然寫魯
 智深來
 却變作
 四段第
 一段飛
 出一條
 禪杖隔
 去水火
 棍第二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
 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
 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第
 一段單飛出禪杖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
 却未見有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
 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說時遲那時快六字神變
 之筆行文有雷轟電掣

段水火棍丢了之勢令讀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飛出禪杖次飛

方看見出和尚恣意弄奇妙絕怪絕○第二段單跳出和

一箇胖和尚却未曾○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

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

着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第三段方看得仔細

林冲方纔閃開眼却未知和尚是誰看時認得是魯智深第四段方

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道非干他兩箇事名字弄奇作怪於斯極矣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

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

殺他兩箇也是冤屈為高俅殺林冲映魯智深扯

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

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重叙林冲酒家憂

得你苦補叙自家自從你受官司重叙林冲俺又

無處去救你補叙自家打聽得你斷配滄洲重叙

第三段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補叙自家却聽

第五才子書 卷十三

貫華堂

第四段

直待林

冲眼開

方出智

深名字

奇文奇

筆遂至

於此

着他夾

叙補前

之缺

第五才子書 卷十三 第五十一回

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

說道店裏一箇官人尋說話重叙林中以此酒家

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

來補叙自家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叙

第五酒家也在那店裏歇補叙自家夜間聽得那

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重叙林中那

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

救了補叙自家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重叙林中

越放你不下補叙自家你五更裏出門時重叙

第八酒家先投透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

鳥補叙自家他到來這里害你方叙到林正好殺

這厮兩箇方叙到自已正文文勢如兩籠天林

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

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

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

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前割索子扯出此喝道你

仍插入精細之極

第五才子書 棒打洪教頭

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奇語提○了○禪○

杖○先○走○好景○此○回○寫○智○深○都○在○禪○杖○上○出○色○如○前文禪杖飛來此文提禪杖先走後文拖

禪杖去了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

他○兩○箇○依○前○背○上○包○裹○好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

冲好又替他挑了包裹好一同跟出林子來好行

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

霸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

來喫回些麪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

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賊智

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

高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又賊

卷氣悶書後忽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

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口陡然起陡然倒直至

筆力奇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

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急語可憐王

見母遠行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

此段看
他錯錯
落落寫
成一片

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雨無晷夜哭盡此二十一字

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

穀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

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路忽作快語那

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都作快語兩箇公人不敢

高聲只怕和尚發作盡是快語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

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極意寫寫得快絕

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

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

公人也喫極意寫寫得快絕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

兩箇公人打火做飯極意寫寫得快絕誰敢不依他二人

暗商量此段要補出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

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

菜園廨宇裏新來了箇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

是他猜此一語中在此處並不得明白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後林冲誇他倒拔垂楊方成一答

奇絕文情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被這和尚

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公人若苦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

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絮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

十七八日省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得寫

何等恩義周匝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故在此處人後徑說頭便似松樹所謂身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

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

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

泰山處可說知此句反在感恩之前妙絕有無限兒女恩情在內讀者細味之當為

之鳴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

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

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

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

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

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

麼奇語○此句上更不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

皮肉包着些骨頭不待詞畢智深輪起禪杖把松

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

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

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來得突兀去得

蕭灑如一座怪峯劈掃而起董超薛霸都吐出舌

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

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

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

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恣二

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奇情恣筆三人當下離

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

人入到裏面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

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句見十七八日着實過不得松林分手其

文已畢却於入酒店後再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

頭三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挪西林

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出生

文情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

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

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

我的好意奇生出文情來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

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

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

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

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

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嘗嘗

屬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

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中無端叙出有春山出

雲之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

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

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嘗嘗聽得軍中

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

觀一句遂令上文愈顯

却原來在這

里我們何不同去投邊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

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

語公人

就便收拾包裹和林

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

是我等正

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

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

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

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

院四下一週遭一條濶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

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濶板橋上

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

時序隨所叙事漸漸而下三

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

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

林的求見

自負不小

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

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

已自問了住處走到

莊前矣却偏要不在家搖曳出柴大官

林冲道不

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

不見得許你不得極力搖曳林冲道如此是我沒

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眾莊客和兩箇公人

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此處若用我們且等則上文搖曳為不極矣直

要寫到只索去罷險幾斷然後生出下文來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

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中間捧着

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

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

頭戴一頂皂紗轉扇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

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

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好柴大官人林冲來時

如此來林冲去時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

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

裏躊躇今是出色人物只因身在囚里便於貴游之前不復更敢伸首吐氣寫得美帶失路

極其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枷的是甚人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

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

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

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

人今聞廣譽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

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

就草地上便拜極力寫柴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

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極力寫柴那莊客

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

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

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

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

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十二字筆舌曲折絕妙尺

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

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

後歇息細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

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

第五才子書 棒打洪教頭 貫華堂

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

都一發將出來寫柴進待林冲無可着筆故又柴特地布此一景極力搖曳出來

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

意、唵、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

去、整治極力寫柴大官人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

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

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

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

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

卽解了弓袋箭壺寫得好、又特留此句、獨作一番筆墨者、亦表柴進收獵是實、以

為後文林冲出去之地也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好、柴進當

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

下、好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

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

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

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

一段看
他叙三
箇人如
雲中關
龍相似
忽伸一
爪忽縮
一爪

第五才子書 棒打洪教頭

也天外奇峰讀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

好只此二字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寫林

已下一段寫林冲一段寫教師一段寫柴進只見

那箇教師人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

後堂寫教師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

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寫林那

人全不係着也不還禮寫教師林冲不敢擡頭寫林

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

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

寫柴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寫林那洪教頭

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寫教師柴進看了心

中好不快意寫柴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

坐寫林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寫教師柴

進看了又不喜歡寫柴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寫林

兩箇公人亦就坐了百忙中又洪教頭便問道大

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寫教師配軍柴

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正

父如何輕慢寫柴進對配軍二字一往一答如畫洪教

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

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

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教師林冲聽了竝不

做聲寫林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此語

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

寫得柴進惱極洪教頭怪這些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

真教頭教師休矣定要弄出耶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

師你心下如何大笑妙絕林冲道小人却是

不敢作一搖曳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

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

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筆力勁絕柴

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

了使讀者心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

了寫得好照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待月

是柴進一頓。月上仍是柴進一接。二位教頭較量

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寫林冲這洪教頭必是柴

大官人師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

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進此位洪教

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

推辭。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

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

來。寫柴進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冲只

見洪教頭先起身道。驕極來來來。三字和你使一棒

看。一齊都闖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

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

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柴進道。林武

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

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儒雅之極洪教頭看了

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

搦。四字奇文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

來槍林冲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

奇文今讀者出於意外此一回書每每用忽然一閃法閃落讀者眼光真是奇絕柴進道

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奇文今讀者出於意外

外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

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之文柴進道是小

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

取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

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

日半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

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

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

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

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裏

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奇文前

林冲叫歇奇絕矣却只爲開枷之故今開得枷了方纔舉手柴進又叫住奇哉真所謂極忙極熱之

文偏要一斷一續而寫令我叫莊客取出一錠銀

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

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還贏的

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

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句一又

要爭這箇大銀子二又怕輸了銳氣三句心事

把火燒天勢憤之極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

把火燒天勢憤之極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

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

草尋蛇勢棒勢亦敏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只管

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

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

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

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兒骨上得寫

快將酒來把盞衆活武師妙絕之筆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

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

起來來來眾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來來羞

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挺着脯子柴進携住林

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三

寫柴進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

雷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

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

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要此物每與銀子

此物每與銀子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

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

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

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帶喫了一夜酒寫

進林冲林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

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細辭了柴進便行柴進

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

衣來與教頭便為風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

兩箇公人相謝了謝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父子

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細

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

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

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

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

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

般的罪人都來看觀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對

此段看他在營裏使銀子真有通神之痛

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

錢物若有人情錢物一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

是無錢一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死

若得了人情一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

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一委委折折人生世

上銀子蓋可忽哉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人

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林冲衆人

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

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省只見差

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

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

皮指着林冲罵道正說得過絕世奇文你這箇賊配

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

京做出事來是誰做出事是誰敢辨見我還是大刺刺的見公

不應大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

發跡是滿臉有餓文誰敢辨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是頑囚是應拷

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是賊骨頭是落在手裏

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是見功效都是嚇死人心

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眾人見

罵各自散了好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

子陪着笑臉告道雖是插出奇文然亦實是林冲身分差撥哥哥些

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

和俺的都在裏面問妙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

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問妙差

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便林教頭是教我也聞你

打洪教頭
是好想是高太

的好名字是好端的是箇好男子是好想是高太

尉陷害你了是陷害並非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

後必然發跡是必發跡臉據你的大名不敢這未人

物不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不敢索性盡

典語讀之林冲笑道總賴顧差撥道你只管放

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方取出相煩老

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

書煩憐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

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

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

瞞生人的眼目不知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

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

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千古

寄在武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

寫得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

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一本是高太尉陷害配

他到此句。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况是犯是姓。上還有

一句不須明。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

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

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

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

人。太祖武德皇帝。雷下舊制。新人配軍。須喫一百

鐵棒。左右與我。馱起來。官說一句。如戲。此段

功為千。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

告寄打。犯人說。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

恕。牌頭說。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

下。待病痊可。却打。官又說。差撥道。見今天王堂

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

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

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銀子教

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

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

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發他在土牢

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炤顧又取三

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

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

去稟了管營連忙妙銀子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

此在天王堂內安掛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

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

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

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

得林冲救濟開中寫林冲一句話不絮煩時遇隆

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開走正

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

這里誰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

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

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四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

知此文之起自為後文非為此文也文自在
 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為前文
 非為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
 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
 何其不見一事即以為一事又見一事即又
 以為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
 未盡之波纒纒然與正叙之事並列而成三
 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冲於牢城
 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
 閣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
 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起波也

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
 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何至
 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鎗猶在手中耶凡
 此皆為前文幾句花鎗挑着葫蘆逼出廟中

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尚未盡故又
 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
 如搠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
 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踪跡趕來時又
 特地寫一句花鎗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
 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
 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

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
 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
 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
 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
 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
 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謂鬼於文
 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鎗先搠倒差撥接手便

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完接手却再擗
 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剗陸謙剗陸
 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
 先割差撥頭挑在鎗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
 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
 箇人凡三四箇回身有節次有開架有方法
 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漏不一
 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
 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
 汗不止於是千載噴噴詫為奇事殊不知此
 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為神奇之至也耐菴此
 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便其寒
 徹骨寫火便其熱烙面昔百丈大師患瘡僧
 衆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
 殺閻黎熱時便熱殺閻黎今讀此篇亦復寒

第五才子書
火燒草料場
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真○是○一○卷○癩○疾○
文○字○為○藝○林○之○絕○奇○也○

閣○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
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箇○人○說○話○聽○
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閣○
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待○
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說○
人○不○休○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
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
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
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
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為○
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
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
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火
 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
 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
 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
 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
 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

為閣子 背後駭 說話只 得生出 李小二 為要李 小二閣 子背後 聽說話 只得造 出先日 搭救一 段事情 作文真 是苦事 〇死此

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
 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
 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
 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地在這
 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
 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
 酒店裏姓王雷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
 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

等處皆是無可奈何第一要寫得徑淨便好然不曾作史者安能信哉語

采以此買賣願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省去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裡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坐事貶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裡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

妻二人正沒箇親眷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今寫李小二夫妻情分也

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知已語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叙得親熱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叙得

親熱為是開話蓋惟恐讀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都是為後文緊

者誤認為正文也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

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此句又補寫

為閣子聽話地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

安排菜蔬下飯只見箇人閃將進來閃人酒店

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閃人來妙偏不寫

人又一看時寫二字為句是把上文重前面那箇人

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句也來坐

下看時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箇小二看

却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之極妙妙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

只見那箇人妙李小二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

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

只顧將來不分付得李小二道官人請甚

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

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

是何專等專等又何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

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叙得都到

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李小二眼中事和管營差撥兩箇

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

人道有書在此不答姓名狐疑之極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

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

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

獠梭也似伏侍不暇寫得小二礙眼可厭妙筆

出不在李小二用心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

燙酒不便着小二出去却先叙此一句妙筆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

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

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有何說話同坐

疑之極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二字稱呼

得妙是做過這兩箇人來得不寫小二經心慳不嫌

突然者全虧前老婆道怎麼的不寫小二經心慳不嫌

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

得管營又不認向後我將按酒人去只聽得差撥

請至出
來說道
四字執
不洗耳
願聞却
接出不
聽得說
甚麼一
句爲之
絕倒

口裏啣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
教頭身上有些干礙只點高太尉三字詳畧正好我自
在門前
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奇妙造出奇文老
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得是李小
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
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
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
你又妙又說得是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妙老

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妙
下文說不聽得說甚麼此處却偏要寫作一他
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狐疑之
了一箇時辰却不聽得可云只見那一箇軍官模
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
和差撥聽了一箇時辰却是看帕子裏面的莫不
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友要
結果他性命只聽得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

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雖不叫湯行文者亦要收科但此處不叫湯便收得緩散無波據故特特不在上文順拖下去特特反從下文逆搶上來此行文之一訣也○叫湯又妙只在自費酒上

牛出來不是另起一事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只書帕二件寫得斷續起忽妙甚怪哉小二換了

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節次次後那兩箇低着头也去了

偏又加低着頭三字筆中真有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接得閃閃爍爍令人驚絕說道小二哥連

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魁魁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

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

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

人生得甚麼模樣問得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

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

紫棠色面皮學出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

正是陸虞候只認箇又書下一箇不猜那潑賤

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為泥

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

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

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

此處暗藏一刀到後草料場買酒來伴文中只勤

叙花槍葫蘆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殺陸謙時

忽然掣出刀來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半日李小

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小當晚無事神變鬼

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

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尋了半城營裏都没

動靜寫得神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

變詭譎

寫得神變詭譎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

了看他用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

了何等詭譎五日尋了三不見消耗說譎林冲也自心下

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

聽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

擡舉得你撥往草料場陸謙來歷也却用柴大官

然變現出來人四字起便將前文一齊放慢後却陡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

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管例錢取竟原是

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

天王堂你在那里圍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

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

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

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問得妙是不知高低

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筆筆詭譎那

里收草料時有些管例錢鈔往營不使錢時不能

殺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

火燒草料場

知何意極力放慢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

沒事便好了寫得小二反有羞悔前日失只是小

人家離得遠了觀人一句間語不知者以為可刷

妻止為閣下背後一段奇文耳今已交過排場前

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矣則不如善刀而藏之

故以此一語為李小二作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

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

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

刀尖拿了條花鎗花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細兩

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

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一路寫

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又令

便使老軍投東一語不謬又令早來到草料場外

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

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

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

此回大
火挂雜
却以星
星之火
引起

卷十四

火燒草料場

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

分付道寫得活現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

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

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

都借與你寫得好○意在點逗火盆二林冲道天

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寫得好老軍

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

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開開叙出大

大路一句非但寫老軍絮叨故態蓋絕妙奇文伏線於此老軍自和差撥回營

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卧細細就坐

下生些燄火起來火字漸寫得大了○題是火燒草料場讀者讀至老軍向火猶

不以爲意也及讀至此處生些燄火未有不動心以爲必是因此失火者而孰知作者却是故意於

前邊布此疑影却又隨手即用將火盆蓋了屋後

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

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如

便畫也畫不來○第一段先寫寒意第二段寫身上寒第三段方寫到酒林冲道這屋

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

修理向了一回火火字覺得身上寒冷第二段寫

尋思却纔老軍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外

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第三段方寫到酒

落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

花鎗挑葫蘆○人看至此句○驍極英靈者○將火炭

只謂手冷故用鎗挑耳○豈知頃間之用之取

盞子寫出精細見非失火前許多火字都是假取

盞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

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及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

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

行背着那雪正下得緊○寫雪行不上半里多路看

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

錢妙絕奇絕○安此一筆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

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簾兒在露天裏林

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

這箇葫蘆麼一來省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

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
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
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那

到雪重屋塌也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

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些碎銀子把花

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

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迎着風看那雪到

晚越下得緊了寫雪絕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

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

叫得苦意外驚才怪筆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

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書者忽然於事外

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奇林冲尋思怎地好

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寫得恐怕火盆

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

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極力寫出精細

却無一行中凡有四箇火字林冲把手牀上摸時

第五才子書 火燒草料場 賈華堂

只○拽○得○一○條○絮○被○寫得奸○為一林○冲○鑽○將○出○來○

見○天○色○黑○了○寫得好○陸謙尋○思○又○沒○打○火○處○又

出○一○火○字○為○得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

有○箇○古○廟○可○以○安○身○行文如此○為之歎絕我○且○去○那○里○宿○一○

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

蘆○花鎗挑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

廟○門○但人得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

頭○掇○將○過○來○靠○了○門○非為防失脫亦非為遮風水

全為少頃陸謙差發富安一

段○人○得○裏○面○看○時○力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

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

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雲羅裏固林○冲○把○鎗○和○酒○

葫○蘆○放○在○紙○堆○上○寫花將○那○條○絮○被○放○開○二○

先○取○下○氈○笠○子○三○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蓋○白○

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氈○笠○放○在○供○

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蘆○冷○

酒○提○來○慢○慢○地○喫○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

得妙絕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賈華堂

正所謂與人無患與物無爭而不知大禍已在數尺之內矣人生世上真可畏哉

只聽得外面必必剥剥地爆響奇文林冲跳起身來

就壁縫裏看時特特大石靠門自有原故不捨得便開故就壁縫裏看也只見

草料場裏火起方是真正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

林冲便拿了花鎗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不得不開且寫此半

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奇文林冲就伏門邊

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寫得

險怪真是奇筆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

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一連九箇一箇道如王積薪夜聽姑婦交

棋着着分明這條計好麼此一箇應道端的虧

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

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此一箇叙而高太尉而

此句刺耳特甚一箇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

內這病必然好了此一箇叙又一箇道張教頭那

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

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

俺兩箇央免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此

段補出家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

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此一段補出

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此一句正又聽

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

箇死罪此一句正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此

句收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

府裏見大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此

句挑出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

陸虞候一箇是富安妙筆勾畫明白前止猜一

密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

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

鎗是以曲曲左手搜開廟門右手拿大喝一聲潑

賊那里去奇情三箇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

走不動寫得好林冲舉手脫察的一鎗先掇倒差撥

一箇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差撥

皆一氣叙去。獨陸謙作兩半叙法。那富安走不到此先頓下半句也。筆力天矯絕人。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擗倒了。兩翻

身回來。一箇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

道好賊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

異樣把鎗擗在地裏。異樣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

出那口刀來。自關子與酒這日買刀直至此日始

眼瞎便謂此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寫得好。喝道潑賊

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

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

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好賊我與你自幼

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非罵陸謙且喫

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

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甚似

人。次殺陸謙讀至此始知先殺陸。回頭看時又一

身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

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

在鎗上好回來又一箇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

前把差撥富安一樣叙筆力變幻奇矯非世人所知

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

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三箇人頭安放得好

又算再穿了白布衫一繫了胳膊把繩子帶

上三將葫蘆裏酒都喫盡了四被與葫蘆都丟

了五不要六提了鎗一遍上逐件叙一遍此又逐件

冲精便出廟門投東去草料場在牢城東門外故

城中來矣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

鈎子來救火故作奇景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

去報官了來心慌口急便成錯語提着鎗只顧走

那雪越下得猛寫雪妙絕半日通紅林冲投東

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

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

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處處不破壁縫

裏透火光出來火字餘影林冲徑投那草屋來推開門

第五才子書 火燒草料場 三

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

小莊家向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

何處竟避秦人。只省事省氣者便是。嗟乎嗟乎。耐

蒼全文也。向火二字為之一歎。之四五人。又烏

知以火殺人。因火自殺。地爐裡面煇煇地燒着柴

亦在此一夜雪中哉。火火字餘影。妙在特用。燄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

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

借此火烘一烘。有時被火燒。火則成寬。有時借火

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

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

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

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

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彀。那

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

與小人。攬寒。老莊家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

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此罷。衆莊客道。好

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

將來弔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

中鎗花鎗餘影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

上只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

髭鬚焰焰的燒着前面大火不曾燒得林冲此處

絕妙奇情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花鎗餘影

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趕打

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

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

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歩低

跟跟踉踉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

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曲曲折折生出情來大

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上

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

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尋着踪跡四字

真是繪雪高手龍眠白描庶幾有此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

邊異樣筆法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

火燒草料場
二十四
貫壽堂

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箇去處來那

去處不是別處嚇殺不是別處然則有分教

見注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朦朧水滸寨中左右

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使人冷講處

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

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四

